

甲金文东巴文比较研究札记三则

喻 遂 生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 要: 甲骨文金文和纳西东巴文是不同民族的古老文字, 考察二者在如何用表意的方法创造表示声音的字、在古老的文献中写一个字要同时读几次的情况及两种文字竖向和横向延展书写形式等方面的异同, 有助于促进文字的研究。

关键词: 甲骨文; 东巴文; 表意法; 一字数读; 字形

中图分类号: H0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9)01-0080-07

甲骨文金文和纳西东巴文都是很古老的文字, 东巴文面貌更原始一些, 而甲骨文金文文字制度更完善一些, 研究历史更长, 理论和成果也更丰富一些。将二者进行比较, 对于双方的研究都有促进作用。本文是笔者平时读书的三则札记, 公诸同好, 请予批评指正。

一、用表意法表音

声音无形可象, 最难表现。象声字“啊、呀、哗啦”之类, 应该是假借、形声产生以后才想到的办法, 造字之初, 先民们可能为此而冥思苦想, 焦头烂额。

笔者 1957 年反右后随母亲下放农村, 在重庆北碚乡下一小学读书。一日, 一大龄顽童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井”字, 问老师怎么读, 老师一时语塞, 该童笑曰: “这个字都读不来, 读 dur²¹⁴ 呀, 石头丢在井头, 不是 dur²¹⁴ 吗!” 引来全班一阵哄笑。

① 指表意、假借、形声。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29)

作者简介: 喻遂生, 男,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后来笔者才知道此字出自古书, 为“井”之本字, 到《集韵》才载有表示声音的用法:

《说文·井部》: “井, 八家一井, 象构韩形。·, 瓮之象也。”


《集韵·感韵》: “井, 投物井中声。都感切。”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解释“泵”字时说: “有人认为‘泵’字所以这样造, 是因为大石掉在水上的声音跟 pump 的发音相似。按照这种说法, ‘泵’的字形是用会意的方法来表音的, ‘泵’应该看作三书^①所不能包括的一种特殊表音字。”^{[1]130} “井”也应该是这种特殊的表音字。

甲骨文和东巴文中也有几个这样的表音字, 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 在发音的人或动物的头部加上表示声音的符号


先说甲骨文金文的例子。



𦍋 ，《说文·羊部》：“𦍋，羊鸣也，从羊象声气上出，与牟同意。”王筠称“牟𦍋”为“以会意定指事”，说：“牟𦍋皆事，无形可象，故以牛羊会其意，而上半象其声。声乃事也，故为指事。”^{[2]32} 牟  见于《说文·牛部》：“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彭 ，《说文·壺部》：“彭，鼓声也，从壺，彡声。”郭沫若说：“鼓音为彭，彭于骨文竟有作 、 诸形者，即以点画为音符也。”^{[3]96}




再看东巴文中的情况。

 ʔe^{55} “啊！”之声音也。画发此音时口舌之形状。此字极常见，经典开始常有此音^{[4]序号597}。






 ʔe^{13} 一种声音也，较上音低而略升，语词中用之。画法与上一字同，而以露齿表示此音读时须见齿牙之意^{[4]序号598}。

 phe^{51} “呸”也，象人曰“呸！”之形，以意象画之如此，“多巴”逐鬼去常用此字，与  同^{[4]序号283}。

东巴文有很多表示言语动作的字，如：

 说、 喊、 笑，但这些字表示的是动作，而不是动作发出的声音。

(二)通过描摹动作来表示这种动作发出的声音

霍，甲骨文  (合 36784)、 (合 36779)、 (合 10989)，金文  (叔男父匜，集成 10270)、 (霍鼎，集成 2413)。《说文·雉部》：“霍，飞声也，雨而双飞者，其声霍然。”

甲金文“霍”用作地名和人名(见图 1、图 2)：

癸丑卜，在霍贞，王旬亡祸？(合 36780)
霍作己公宝鼎，其万年用。(霍鼎，《集

成》2413)




图 1 合 36780



图 2 霍鼎

“霍”《说文》段注：“此字之本义也，引申为挥霍。”王筠《说文句读》：“言雙者，字从雉也，实是群鸟飞声。”《玉篇·雨部》：“霍，鸟飞急疾貌也，挥霍也。”现存文献中还未找到“霍”用作飞声的用例。但鸟在雨中，很难会疾速之意；雨而群飞，其声霍霍，合于情理。段注认为“飞声”是本义，引申为“挥霍(疾速貌)”，应该是对的。

东巴文： tshu^{11} 热铁见水之声音也^{[4]序号1571}。



东巴经中打铁作：



图 3 全集 64.29^①



图 4 全集 62.293

从图 3、图 4 中可见， 确实像钳子夹铁之形，至于说表示将热铁伸入水中发出 tsh_1^{11} 咻的声音，那我们只能佩服纳西先民丰富的想象力了。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  tsh_1^{11} 在经书中的具体出处，但李霖灿先生的著作向来比较严谨，此字的音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类比第一类更有意思，可惜例子太少，还有待我们继续寻觅。

① “全集 64·29”表示见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 64 卷 29 页，下同。

二、一字数读

裘锡圭先生《甲骨文字考释(八篇)》中,有一篇为《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复偏旁的省略》,其中“重文的省略”指“一种比较原始的省略重文的方法,那就是不加任何记号直接将重文省去。也就是说,直接让一个字顶同样的两个字用”^[5]。裘先生举的例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一字读作音义相同的两字而且两字相连

如(图5、图6):



图5 合 19834(局部) 图6 合 32504

丁卯卜,延,册通大戊辰?(合 19834)

辛卯卜,侑祖乙未?用。(合 32504)

甲骨文中时间词后置之例常见,如“辛未卜,酒来登祖乙,乙亥?(合 32534)”根据这一条例,上面两例后半应读作“大戊,戊辰”“祖乙,乙未”。“戊、乙”都读了两次,两次音义相同。

(二)一字读作音义不同的两字,两字相连
如(图7):



图7 合 21661(局部)

戊寅,子(𠄎)卜,丁归在师人?(右)

戊寅,子(𠄎)卜,丁归在川人?(中)

癸巳(𠄎)卜,于彡月侑咎?(左)(合 21661)

此片有三条卜辞,前两条“戊寅𠄎卜”,因为“戊寅”干支俱全,“𠄎子”和“𠄎寅”大不相同,所以分开读,𠄎为贞人名。第三条“癸𠄎卜”,因“𠄎”在甲骨文中既读“子”,又可假借作“巳”,所以多读作“癸巳卜”,这样贞人“子”就没有了。正如裘先生指出的,“𠄎”在此既读“巳”,又读“子”,应该读作“癸巳,子卜”,犹如商代金文《小子鬻卣》(集成 5417)的“乙子=令”读作“乙巳,子令”一样。此例“子”一读本字“子”,一读假借字“巳”。

(三)一字读作音义相同的两字,两字不相连

如(图8):



图8 合 33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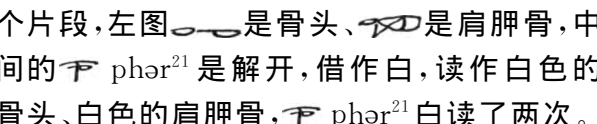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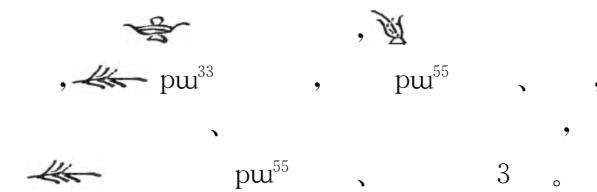
辛卯卜,侑妣壬、妣癸小宰?(合 33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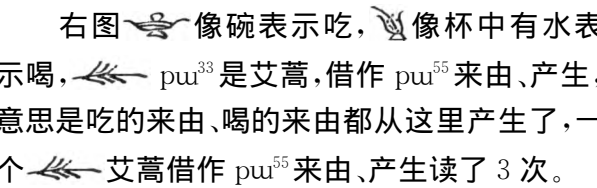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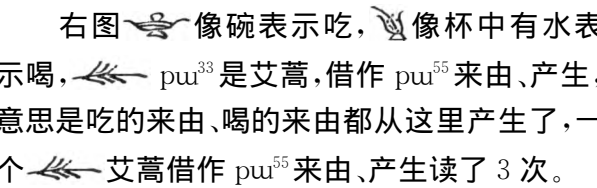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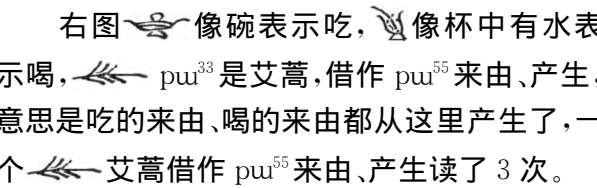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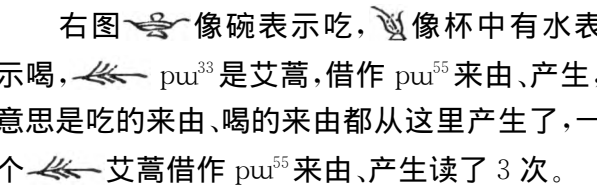
此例应读作“侑妣壬、妣癸”,两个“妣”字音义相同,但不相连。

东巴经中一字数读的情况非常多,“数读”不限于二,而且情况比较复杂。如:



图9 《白蝙蝠取经记》64、79节

图 9 是《白蝙蝠取经记》64、79 节^①的两个片段,左图是骨头、是肩胛骨,中间的 P phər^{21} 是解开,借作白,读作白色的骨头、白色的肩胛骨, P phər^{21} 白读了两次。

右图像碗表示吃,像杯中有水表示喝, pu^{33} 是艾蒿,借作 pu^{55} 来由、产生,意思是吃的来由、喝的来由都从这里产生了,一个  艾蒿借作 pu^{55} 来由、产生读了 3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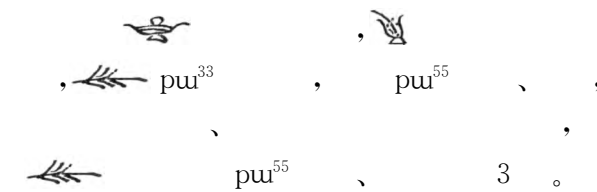
两图中 P phər^{21} 、 摆在有关系的两个字的中间,与两字呈顾盼之势,有提示要读多次的作用。



图 10^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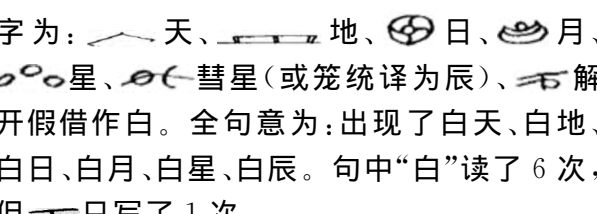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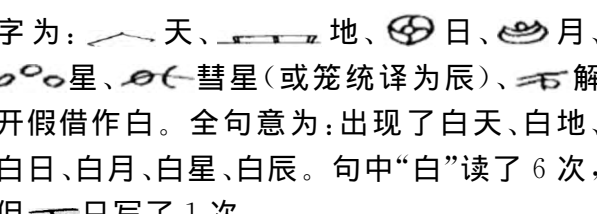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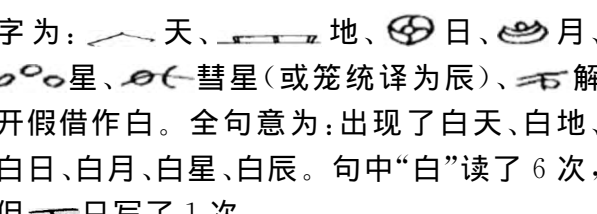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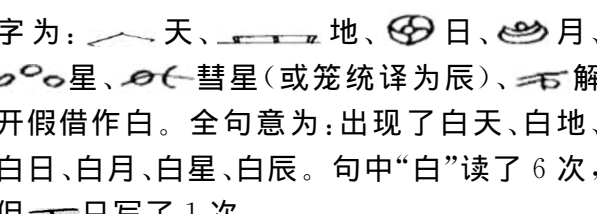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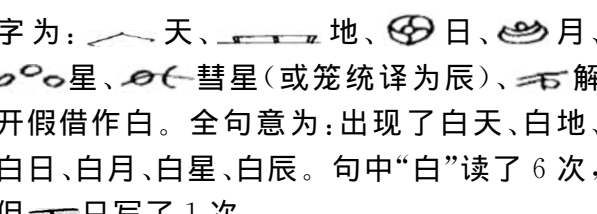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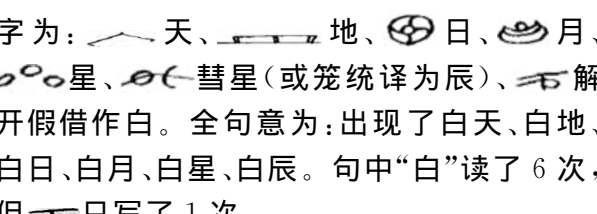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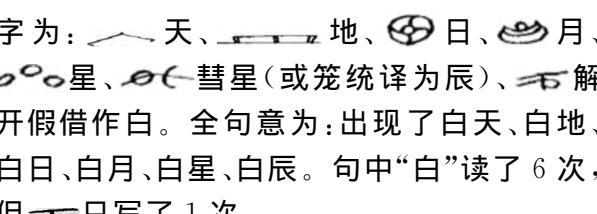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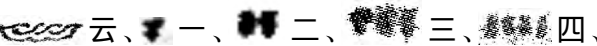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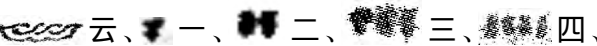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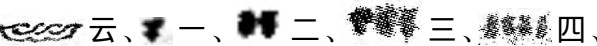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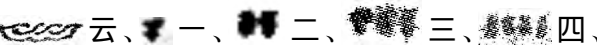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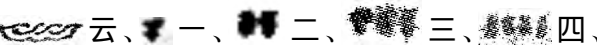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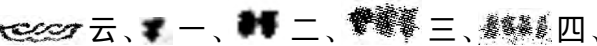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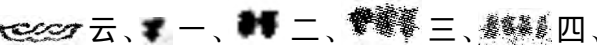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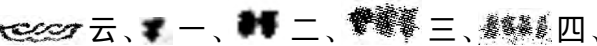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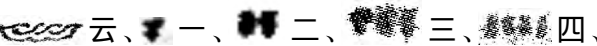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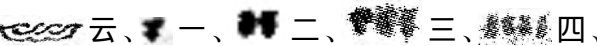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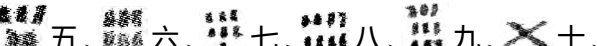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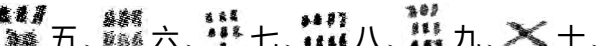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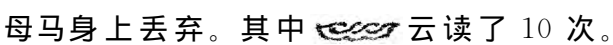
图 10 是《祭拉姆道场》中的一个片段,各字为: 天、 地、 日、 月、 星、 彗星(或笼统译为辰)、 解开假借作白。全句意为:出现了白天、白地、白日、白月、白星、白辰。句中“白”读了 6 次,但 P phər^{21} 只写了 1 次。



图 11 《让驮灾母马丢弃灾难》(全集 32·155)

图 11 下栏第一格第二行起,各字是:

 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稻子假借作百、 星星用作万、 天假借作千万、 鸭假借作亿、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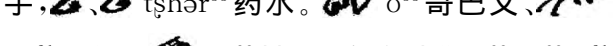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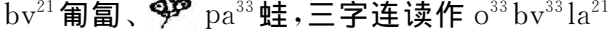


做假借作状语助词,连同下一格的马等字,意为:要把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四朵云、五朵云、六朵云、七朵云、八朵云、九朵云、十朵云,一百、一千、一万、一千万、一亿朵云驮在母马身上丢弃。其中  云读了 10 次。在此经下文,相同的句式还用于“风、木、火、铁、水、土、病、秽、常驻者”,也是将这些字读了 10 次,这说明这种“以一当十”的例子并不仅此一例。


东巴文“一字数读”的音义关系有以下几种。

- 1) 数读音义相同
例见上文,不赘举。
- 2) 一读本义,一读假借义



图 12 全集 7.36

图 12 这段话的意义是:脚疼手疼,就放佛掌参。各字是: khu^{33} 脚, la^{21} 手, tshər^{33} 药水。 o^{33} 哥巴文、 bv^{21} 匍匐、 pa^{33} 蛙,三字连读作 $\text{o}^{33} \text{bv}^{33} \text{la}^{21}$ pa^{55} 佛掌参。读音是:


 $\text{khu}^{33} \text{gu}^{21} \text{la}^{21} \text{gu}^{21} \text{me}^{33}$
脚疼手痛么


 $\text{o}^{33} \text{bv}^{33} \text{la}^{21} \text{pa}^{55} \text{tshər}^{55} \text{le}^{33} \text{khu}^{55}$
佛掌参 药 又 放

可以看出, khu^{33} 脚除了读脚,还假借作 khu^{55} 放; la^{21} 手除了读手,还假借作佛掌参的第三音节 la^{21} 。

① 见傅懋勳《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册,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81、1984 年版。

②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祭拉姆道场》,1981 年 10 月油印本,第 7 页。

3) 一读本义, 一读借形义



图 13 全集 7.28









借形义是借形字的意义。所谓借形字, 是指借一个字去表示另一个意义上有联系而语音无同源关系的词。如借  tse⁵⁵ be³³ 斧头表示 su^{21} 铁, 借  ba²¹ 花表示 zi^{33} 美。图 13 中  是 ua^{21} 玉、松石, 又借形读作 hæ^{21} 绿, 此处读作 $\text{ua}^{21} \text{hæ}^{21}$ 绿松石, 是将  作为名词 ua^{21} 玉和形容词 hæ^{21} 绿各读了一次。 岩羊,  海子,  桶假借作到,  哥巴文表方位词里。图 13 句意为: 绿玉岩羊来到海里。



图 14 全集 76.33







图 14 中  是 hæ^{21} 金, 又借形作 ɣl^{21} 黄, 此处读作 $\text{hæ}^{33} \text{ɣl}^{21}$ 黄金。 是 pa^{33} 蛙,  是 tsho^{33} 跳。合起来读作黄金大蛙跳。





图 15 全集 7.18

图 15 中  是 miə^{21} 眼睛, 此处还要借形读作 ly^{21} 看。 tha^{55} 塔, 假借作 tha^{55} 锐利。两字读 $\text{miə}^{21} \text{tha}^{55} \text{ly}^{21}$ 锐眼一看,  作名词和动词各读了一次。

东巴文一字数读的实际情况比上述还要复杂, 而且性质不同。它和甲骨文的区别在于, 它不是重文的省略, 而是本来就没有把字

完全写出。完全写出的不是没有, 但很少, 不完全写出才是常态。

东巴文一字数读的特点与其图画性有关。东巴文在书写时往往不成线性排列, 而按事理作图画式排列。如“出现了白天、白地、白日、白月、白星、白辰”, 天写在上, 地写在下, 日月星辰写在天地之间, 如果按实际读音将 6 个  (白) 都写出来, 肯定十分繁杂。而这些内容是东巴烂熟于胸的, 一看即知, 写一个  (白) 大家公用则显得精炼紧凑些。这可能是东巴们乐于采用一字数读的办法写经的原因。

三、字形的纵横延展

甲骨文形体的特点之一是结体颀长, 总体来说呈竖长方形, 正方形和扁方形的字不多。如下面两片(见图 16、图 17), 除加白点的字之外, 都呈竖长方形:



图 16 合 542

图 17 合 7239

按理说, 龟甲和兽骨有较宽的版面, 甲骨文也可以横向发展, 为什么会形成竖行直下的行款和竖长的体态呢? 有学者认为, 这应和竹简的使用有关。古人在书写竹简时, 应是左手执简, 一端顶着自己的胸腹部, 右手执笔书写, 自然直行向下。空白简在左, 写完的简往右搁, 按序编排, 自然形成了提行向左的格式^①。

① 钱存训《书于竹帛》(第四次增订本)162页、劳榘《后序》167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 《中国语文》1992年5期。

因为竹筒细长,宽度有限,而长度比较自由,自然容易形成竖长的形状。因为宽度的限制,一些较宽的动物字被竖立成四脚腾空形,人卧形被改作站立形,如(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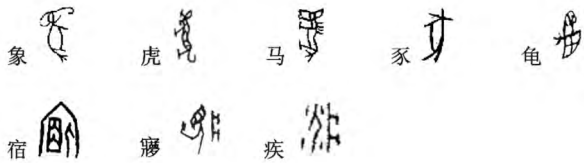


图 18

到了汉简中,字形的纵向延展更加突出,有的字达到了很夸张的程度。如居延汉简(见图 19)中的“年”(左 5)和“之”字(左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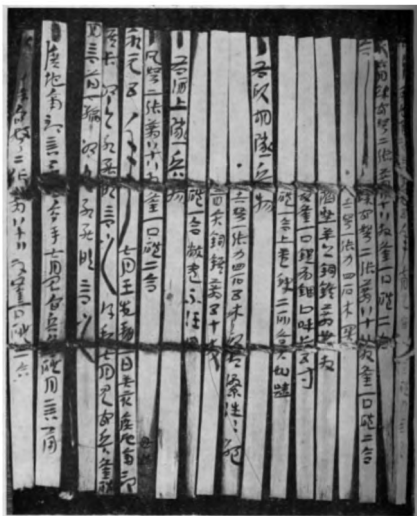


图 19 居延汉简甲编 1.2

东巴文恰好相反。其页面一般为 10×30cm,横置,并横分为三栏,这样字的纵向延展受到限制,而横向延展则比较自由,因此动物字往往取扁方形,其脚也不必侧向。如(图 20、图 21):



图 20 全集 13.141



图 21

有的东巴文字横向绵延,牵得很远,比汉简还要夸张。如(图 22):



图 22 全集 14.346




该小节的意思是:将神山、神树、神海、天梯的福泽拴到主人家身上(从左向右)。tar⁵⁵拴只读了一次,但写作 ,跨越了整个小节。还有更夸张的例子(图 23、图 24):



图 23 全集 14.27



图 24 全集 14.28

文中上页图 23 第一栏的意思是:在北方修了一座 (金桥),开了一条  z₁³³(金路),上面走某神、某神,千万个神,下面压某鬼、某鬼,千万个鬼。z₁³³路只读了一次,但为了适应上面罗列神名,下面罗列鬼名的需要,将路字延长到了页面的尽头。同页第三栏与第一栏格式相同,意思是:在天地中央修

了一座白海螺桥,开了一条白海螺路,上面走人,下面压鬼,𠄎³³(路)也只读了一次,但因为鬼名太多,字形一直延伸到下一页(图24)的第二栏才打住。谢天谢地,鬼名没有无限多。有意思的是,因为人少鬼多,人种名在第一页已经写完了,第二页只好在路上面写一些𠄎脚,表示压鬼,而且加了很多𠄎桥,但不读出,大概是表现路途的遥远和艰难吧。

参考文献:

- [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2] 王筠.说文释例:卷1[M].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
- [3]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 [4] 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 [5]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八篇)[G]//古文字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 钱存训.书于竹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7] 劳榘.后序[M]//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8] 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J].中国语文,1992(5).
- [9]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2.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1] 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000.

(责任编辑:朱芸芸)

Comparing Oracle-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o Naxi Dongba Scripts

YU Suish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s ancient characters us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racle-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Naxi Dongba Scripts. Based on them,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how to use ideographic method to create onomatopoeic words, the way one word should be read many tim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fonts extended horizontally or vertically. The results will do some help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on philology.

Key words: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Naxi Dongba scripts; ideographic method; homographs with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fonts